

《四部医典》及藏医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思路与展望*

赵明睿, 才让吉, 王绍辉, 徐 僮, 余书福, 张 艺**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术传承创新研究中心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 成都 611137)

摘 要:以文献学方法综述了《四部医典》的研究现状和常见方法,并采用《四部医典》的“哲学-生物-社会-地理-心理-医学”纵横捭阖的藏医药传承创新模式,探索《四部医典》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历史必然性。本文结合系统科学、哲学科学、心理科学、天文学、生物科学、地理科学、生态科学、医学科学,以及现代生物科技、数据科技等前沿最新技术和方法;提出了《四部医典》及藏医学的系统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大融合研究思路,展现出体现系统观、整体观的系统藏医学研究新范式。初步阐明《四部医典》包含的藏医学文化、理论基础及其科学内涵,为藏医学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基本思路。

关键词:《四部医典》 多学科交叉融合 系统科学 系统藏医学 生物科技 数据科技 研究范式

DOI: 10.11842/wst.20240506001 CSTR: 32150.14.wst.20240506001 中图分类号: R29 文献标识码: A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目前国际科学研究范式正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正处于学科大融合、大交叉、大汇聚的背景下,如何依据藏医学兼具理论形式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以及临床实践的自然科学属性,采用现代多学科技术和方法,研究藏医学整体性的科学内涵,促进藏医学传承和创新的健康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2018年启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民族医药发掘整理与学术传承研究”中,对藏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名老藏医学术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发掘整理与可视化研究。发扬藏医的特色,主要就体现在藏医药经典著作,守正的重要途径就是要结合临床学习经典著作,据此本文从《四部医典》的“哲学-生物-社会-地理-心理-医学”出发,揭示出藏医药多学科研究的必然性,并就藏医学多学科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发展趋势进行探究。

1 《四部医典》研究概述

国内目前公开发现的《四部医典》有10余个的不同版本^[1]。现有的《四部医典》研究文献的主题词分类主要有:理论、临床、药物、古籍文献、医史、人物传记、护理、不同医学比较、医学教育、放血疗法、药浴、养生保健、医学图谱、哲学、医德思想、医学伦理等^[2]。1977-2000年,《四部医典》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2000年至今,《四部医典》的研究处于迅猛发展阶段,藏医理论研究在方法层面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根植于传统的藏医文化认知思维与西方科学主导的现代科学与认知思想在碰撞与交融中带来了多学科方法论的发展与创新。

但是目前《四部医典》研究主要是单一的医学或人文学科的方法,这种研究虽能从一定层次上揭示了藏医学的状况,但并没有清晰地揭示《四部医典》及藏医学的多学科内涵,没能体现“哲学-生物-社会-地

收稿日期:2024-05-06

修回日期:2024-09-16

*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课题二(2023YFC3504402):藏药十味蒂达胶囊等大品种及饮片质量多元评价研究,负责人:张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一般项目(23BTQ048):藏医药古籍整理与时空知识图谱研究,负责人:华尔江;2022年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级教改质量工程(2022ZLGC08):知识图谱赋能的特色藏医药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研究与应用实践,负责人:张艺。

** 通讯作者:张艺(ORCID:0000-0002-5632-0930),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及信息化研究。

理-心理-医学”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即缺乏整体性的《四部医典》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系统性研究。为了避免“盲人摸象”的研究困境,避免单纯自然科学化、淡化甚至减去了藏族传统文化,迫切需要呼唤新的藏医学研究新范式和策略^[3]。

2 《四部医典》的多学科交叉融合

《四部医典》作为藏医学的经典著作,不仅在医学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从深入挖掘《四部医典》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出发,结合传统理论与现代科技,有如下研究进展:

2.1 引领学科体系走向成熟

《四部医典》集藏医药理论与医疗实践精华于一体,为藏医药学中最系统、最完整、最根本的一套理论体系,展示人体组织结构、生理活动的功能物质、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指导疾病预防、诊断与治疗^[4]。《四部医典》的理论认知包含了人对自然与人类自身的认识和改造的水平,是从观察世界中所感知而得的哲学。“三因五源”、“寒热”、“味性化味”等基础理论构成了现代藏医学的学科理论基础^[5]。

《四部医典》中所提出的医患关系主要表现在医生对患者的仁爱、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医患之间的其它关系四个方面,体现出了作为藏医要具有高尚的品行和良好的业务修养,同时要求精通心理学。古籍中的医患关系结合现代医学伦理学,规范了藏医学学生的从医行为和医德形成^[6-7]。

青藏高原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四部医典》认为人的情绪活动与疾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绝大多数的疾病是由心理因素所诱发,并将心理的调节作为治愈一切疾病的总则。藏医是治疗机体和心理疾病的综合性医学,可以使身心保持和谐,保持正常活动,藏医心理学并非专指精神病和心理疾病,而所有疾病的变化或多或少与心理有关^[8-9]。三因控制人的整体精神,例如“赤巴”控制其勇气、智慧和憎怒等^[10],现代研究分析“隆”功能以解释精神疾患疾病和“隆”相关的健康、疾病跨文化概念^[11-12]。

《四部医典》记载了时令气象与发病、保健、用药关联关系,指导现代藏医学的临床实践。藏医的“五源学说”认为人与自然对应的五源关系,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藏医大多会编制藏历,历书还可

以预测天气,真正体现藏医的“天人合一”,从而形成天文学和气象学^[13]。现代医学发展到近代才提出“时间生物学”的概念,2017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认为,人体内普遍存在生物节律,与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的昼夜节律的变化息息相关。早在千年以前,《四部医典》记载了胎儿在母体发育过程的精准论述,为胚胎学和时间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藏医认为,人体内“隆”、“赤巴”、“培根”三大因素在一年四季或者一天24小时的量或者盈亏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人体内的小环境是不断在运动、变化的,所以治疗不同疾病的用药时间也必须与人体状态相对应^[14-15]。藏医在《四部医典》就已经提出了时间与药效相对应的治疗法则,对于清泻法的服药时间认为在傍晚应该服用冬苋菜粥,亥时服开路药剂,半夜服启病药剂,黎明服九颗清泻丸^[16]。

《四部医典》中的彩绘唐卡促进了藏医人体学曼唐教学实验室的建立。该教学实验室以藏医人体学的“曼唐”系列挂图和“树喻”图板为教学工具,这些直观的教材几乎涵盖了藏医学的所有领域,包括人体、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17]。这些图像化的资料使得预防和治疗的知识更易于理解和汲取,无论是资深医生还是医学生,都可以通过这些教学工具来熟练掌握和整理医典中的每一个知识点。

2.2 推动田野调查及其整理保护工作

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极,地势高、雨水少、温度低、日照强烈,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容易引发多种疾病,尤其是高原缺氧带来很多高原性疾病。藏医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高原医学,从青藏高原这样的特殊地理角度来看待疾病,认知生命,《四部医典》对这类高原病的地理生态环境有独特的认识。另外,《四部医典》收载1002种藏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各约占1/5,超过3/5的主要部分为植物药。这些药物中很大一部分是青藏高原特产或主产品种,且分布在海拔2500-5200 m之间,如红景天、喜马拉雅紫茉莉等青藏高原特有的药材^[18],将藏药分为湿生草类、旱生草类等八类,这种分类比按药物的功效分类更有地理生态环境价值。同时,《四部医典》展现饮食、服饰、居处习俗和葬俗文化等,体现当时的民俗文化对藏医学的长久发展的影响^[19]。

因此,田野调查对于促进藏医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佐证和承前启后的作用。目前,田野调查主要为人

文社会类和自然资源类。人文社会类包括传统文化、历史、社会现象、起居养生^[20]、生育^[21-23]等,通过访谈及参与调查等,结合现代化设备,形成音频、视频、纸质或电子记录,归纳总结社会形态变化,形成更好的理论概念,为民族问题的对策做出贡献;以前名老藏医传承依赖师父带徒弟,后续传承范围极为有限,现在着手建设名老藏医传承工作室,收集整理名老藏医专家学术经验、医案、处方、学习笔记论文等原始资料,采用临床跟师带教、指导典籍研读和理论学习等方式,有效传承和发扬名老藏医学术思想,培养基层藏医药人才,满足人民群众对藏医药服务的需求。

自然资源类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的品种、数量、生长环境、品质、市场使用情况等,通过实地普查、无人机遥感技术等,摸清地区内的资源情况,建立资源数据库,为合理开发利用及保护提供科学指导依据。部分常用藏药材如川贝母、红景天等由于过度采集,天然资源大幅减少,现今采取原生地保护、迁地保护、可替代品种替代等,实现可持续发展,需求量大的药材建立符合GAP要求的种植生产基地,为藏医药生产与发展提供便利。

2.3 提升质量标准及研发能力

《四部医典》是最早记载炼制“佐台”(水银特殊加工炮制品)的藏医药经典著作,体现出古代化学智慧,炼丹、研制矿物药炮制技术等,是现代天然药化的基石。以炮制技术为主的植物学和化学是药理学的主要来源^[24]。有毒药物这种增效减毒的炮制最能体现出其标准质量的制作过程。藏医药质量标准体系的提升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西藏自治区已完成了152个藏药品种的质量标准研究工作,这标志着藏药标准体系建设在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中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推动藏药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藏药创新研发是一个涉及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结合的复

杂过程,需深入研究和理解藏医药经典文献,挖掘传统药方和治疗方法。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如色谱、质谱等,对藏药中的有效成分进行识别和定量分析;通过细胞和动物实验,研究藏药的药理作用和作用机制;采用计算机辅助虚拟有效成分结构的优化设计和改造,进行毒理学研究,评估藏药的安全性;在符合伦理和法规要求的前提下,进行临床试验以验证藏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合现代制药技术,如提取、纯化、制剂等工艺,提高藏药的质量和稳定性。例如奇正藏药推进藏药新药研发、经典藏药二次开发、质量标准提升,研发了包括以消痛贴膏、青鹏软膏、白脉软膏等为主的外用系列产品,以及红花如意丸、如意珍宝片等口服藏药产品^[25]。

2.4 注重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发展

《四部医典》是多样化文化交流的结晶。古代贸易促进文化的传播,自八世纪起,西藏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就有一条活跃的贸易路线,阿拉伯医学随之传入^[26],吐蕃王朝与大食帝国之间进行麝香、乳香和没药等贸易后,波斯医学也被引入吐蕃,古印度与吐蕃宗教的交流带来阿育吠陀医学传播,唐朝公主进藏带来中医学理论和知识等^[5]。藏医在高原地区这个独特的环境中,经过长期临床实践,以阿育吠陀医学文化的三体液(风、胆汁、粘液)及内地的中医文化(阴阳五行学说)等求同存异,反复凝练,形成藏医主要的辨证方法及哲学原理^[27],认为人体由三因控制,隆属风,主呼吸、感觉等;赤巴属火,主司内脏活动等;培根属水、土,主司调节水液等。藏医学、中医学、印度阿育吠陀医学都是以整体观看待所关注对象的体系。《四部医典》的哲学渊源,对研究藏医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见图1。

藏医药浴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全国藏医药浴学术研讨会交流讨论,推进藏医药浴的传承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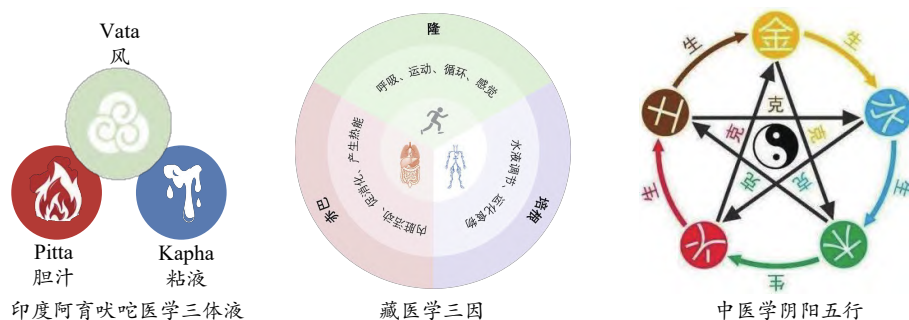


图1 藏医学、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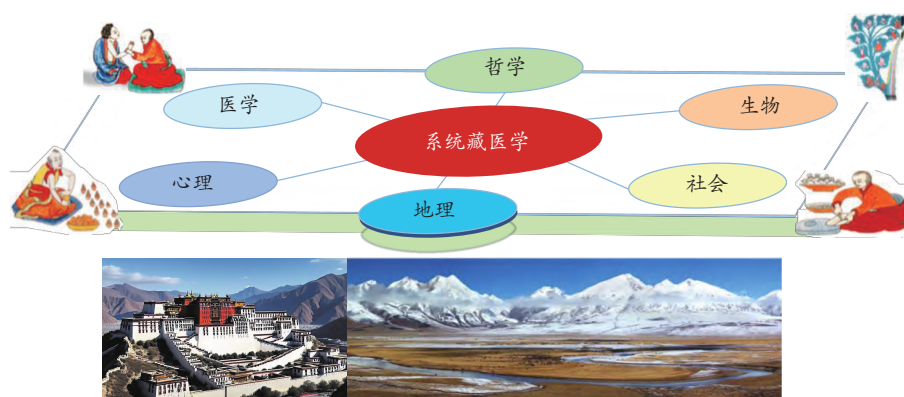


图2 系统藏医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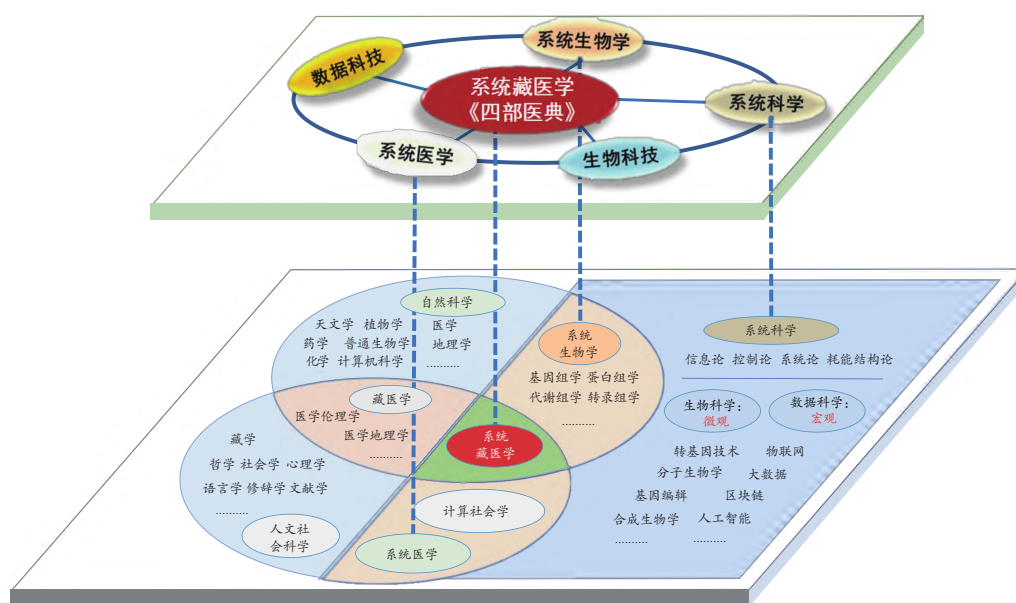


图3 《四部医典》及藏医学多学科交叉大融合研究思路示意图

发展,加快其标准研发、药材资源保护、临床疗效研究,涉及植物学、化学、药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推动藏医药浴传承保护工作全面发展。同时,藏医药浴是藏医药文化,是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藏族人民中培育了深厚的文化认同感,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8,29]。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因此,加强包括《四部医典》在内的少数民族古籍的发掘,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使之成为构

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其意义重要而深远。

3 藏医学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思路

目前世界正处于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双重技术革命中。藏医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完全可以对接现代的系统科学、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进展和新成果。据此,我们提出构建系统藏医学传承、创新和发展新范式,积极将藏医学与现代前沿最新前沿多学科交叉融合技术深度结合,将哲学、生物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有机结合(图2),加强运用系统科学作为顶层设计端,再加上体现微观视角的现代生物科技,以及体现宏观尺度的数据科技,作为构建系统藏医学发展的两个支撑式科技

“车轮”。

在系统医学和精准医学时代,从现代生物科技的微观和内部层面,通过各种组学为代表的系统生物学、表观遗传基因定位、多组学分析、生物合成修饰、基因编辑、本草基因组学、网络药理学组合等手段,提高临床疗效作用机制阐释的效率,对接传统古籍文献研究模式,用系统、整体观打破地域和时间等的隔阂。

另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从数据科技的宏观及外部层面,通过传统要素之间的组合,内在要素与外在要素的融合,知识库、本体、知识图谱和数据挖掘、地理信息系统等可视化大数据分析技术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赋能的智能治疗仪器通过深度学习等方法进行开发,使《四部医典》和藏医学等传统的科学领域成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主战场,提高了藏医学的传承创新效率,把定性分析逐渐系统量化,以终为始的系统科学思维方法,超越主观经验认知,从“作坊”的科研模式转变到大平台科研模式,实现在大数据时代下藏医学的数字化转型。

系统生物学与系统医学均是系统科学的延展,系统生物学是藏医与西医结合的桥梁,系统医学是现代藏医和西医发展的必经之路之一。运用基于系统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思路和方法,构建了系统藏医学的如下研究新范式,见图3。即系统藏医学为系统科学+藏医学理论和诊疗知识+生物科技+数据科技。

4 展望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现代医学只是治病本身。藏医学与中医学一样,在治病的同时更关注人

体本身。藏医学是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它更重视与心理认知密切相关的心身医学调理和行为疗法^[30],藏医学尊重生命法则与生态规律,它不仅是一门尊重生命完善的科学^[31],更是我国具有原创思维优势的科技资源,蕴含着系统生物学、系统医学等国际前沿科学思想的精髓。当然,不可否认《四部医典》中也有需要摒弃的糟粕部分,《四部医典》记载的公元八世纪的生活环境和疾病与现代存在很大不同,病人和疾病谱都有所改变,所以也不能僵化和固化,全盘否定或全盘西化也不对,重要的是要不断与时俱进。

《四部医典》在探索生命和人体自身的奥秘方面,可以给现代西方医学很多启示。现代西医从生物医学模式逐渐发展到“生物-社会-心理”的综合医学模式,而《四部医典》中孕育了“哲学-生物-社会-地理-心理-医学”的系统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大融合研究模式,藏医学更符合未来系统医学的核心理念和发展趋势,从单纯治病发展到患者群体,从治疗发展到关心人生病的全周期,从治疗的病灶逐渐转到疾病的环境,从“疾病医学”逐渐向“健康医学”进行过渡转变,体现出“预防-质量-康复-保健”医疗保健模式,彰显出系统科学的整体观和系统性。藏医学治病这种更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系统模式,它可能比现代医学的“生物-社会-心理”模式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似乎更接近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展望未来,将《四部医典》及藏医学“三因五源”、“味性化味”等原创理论和藏医药浴法等临床诊疗实践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有序结合,通过不懈的传承创新努力,将会取得更多原创性的科技成果,从而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健康做出来自青藏高原的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1 完么才让,贡保东知,拉毛加.基于藏医经典古籍《四部医典》的文献传承发展研究.基层中医药,2022,1(5):74-80.
- 2 唐给斯,赵宏林.1977年~2020年间有关《四部医典》研究论文计量统计分析.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22,22(11):47-50.
- 3 吴彤.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讨论——一种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22(1):5-13.
- 4 魏丹丹,朱星昊,春花,等.阴阳学说在藏医学中应用新识.吉林中医药,2021,41(4):455-457.
- 5 中格才让,米玛.浅谈藏医学的自然哲学及身心相结合的医学模式.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0):6127-6129.
- 6 其美才宗.探讨《四部医典》中的医患关系.西藏科技,2017(9):58.
- 7 扎西东主,索南卓玛.论《四部医典》中的藏医伦理学思想.中医药导报,2019,25(20):42-43.
- 8 扎西措姆,顿珠.浅析藏医心理学与疾病的关系.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21,27(10):72-73.
- 9 张睿俞.心理学视阈下《四部医典》与《黄帝内经》比较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2020.
- 10 东主加.藏医心理学的理论及其应用方法研究.智慧健康,2020,6(17):134-135.
- 11 Yoeli-Tlalim R. Tibetan 'wind' and 'wind' illnesses: Towards a multicultural approach to health and illnes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2010, 41(4):

- 318-324.
- 12 Deane S. Lung, mind, and mental health: The notion of "wind" in Tibetan conceptions of mind and mental illnes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2019, 58(3):708-724.
 - 13 楞本嘉. 藏族医学与藏族天文历算之关系述略.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1995, 1(2):5.
 - 14 索朗. 与藏医的对话. 西藏人文地理, 2008(2):102-103.
 - 15 王雪雅, 王玉亭. 《四部医典》中的时令气象观.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1996, 2(S1):7.
 - 16 马云伟, 杨玥, 周桂桐. 藏医学《四部医典》时间医学思想探析.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29(3):115-116.
 - 17 尹鸿翔, 泽翁拥忠, 赖先荣, 等. 体现南派藏医药特色的藏药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2, 20(3): 184-188.
 - 18 贾敏如, 张艺, 杜娟. 藏药特色与可持续发展. 中草药, 2010, 41(2): 326-329.
 - 19 张浩, 邹纯朴. 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看《四部医典》《黄帝内经》之异同. 中医药文化, 2016, 11(5):34-38.
 - 20 格桑央金. 探讨藏医养生学理论内涵相关分析. 饮食保健, 2019, 6(31):86-87.
 - 21 罗布扎西, 尼玛次仁. 藏医传统优生学初探. 中国藏学, 2013(4):162-165.
 - 22 宝龙, 孟和. 《四部医典》中的房事养生观.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1998, 4(S1):75-76.
 - 23 宝龙, 王晓华. 《四部医典》中的优生学思想.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03, 9(4):48-49.
 - 24 洛桑多吉. 甘露藏药使用指南.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0.
 - 25 吴俊德, 黄致超, 孙卫东, 等. 藏药奇正止痛贴膏治疗踝关节扭伤的真实世界临床观察.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2023, 31(11):30-36.
 - 26 娜·阿卡索伊, 罗内特·约耶里·特拉里姆, 叶静珠穆. 麝香之路——西藏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 藏学学刊, 2017, 2:292-313.
 - 27 多杰仁青, 才让南加. 《四部医典》的哲学渊源.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17, 23(12):66-67.
 - 28 汤杏林, 张天佑. 从“理、法、方、药”诊治体系看藏汉医药的文化遗产——藏汉医药交流史考. 医学食疗与健康, 2022, 20(1):1-11.
 - 29 阿达, 贡保东知, 其江草, 等. 基于VOSviewer和CiteSpace的藏医药浴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2024, 48(04): 185-189.
 - 30 卓玛加, 仁青加. 基于心身医学角度探讨藏医学取巧诊断法. 亚太传统医药, 2022, 18(8):26-29.
 - 31 占堆, 多吉次仁, 梅之南. 藏医药学发展简史. 医药导报, 2019, 38(4):456-460.

Research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Multidisciplinary Cross-Fertilization of the Four Tantras and Tibetan Medicine

ZHAO Mingrui, CAI Rangji, WANG Shaohui, XU Tong, YU Shufu, ZHANG Yi

(Research Center for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thnomedicine, School of Ethnic Medicine, School of Ethnic Medicine,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1137,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common methods of the Four Tantras are summarized by bibliographic methods. The "philosophy, biology, society, geography, psychology and medicine" model of Tibetan medicin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in the Four Tantra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Tantras. It combin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methods at the forefront of systems science, philosophical sc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astronomy, biological science, geographic science, ecological science, medical science, as well as modern biotechnolog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the innovation of Tibetan medical heritage. It is als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and large integration research of the Four Tantras and Tibetan medicine, as well as a new paradigm of systematic Tibetan medicine research that reflects a systemic and holistic view. The cultur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contained in the Four Tantras are preliminarily clarified, which provides basic idea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ibetan medicine.

Keywords: Four Tantras,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ystem science, Systematic Tibetan medicine, Bio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Research paradigm

(责任编辑: 李青)